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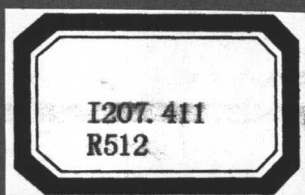
红
·
楼
·
人
·
物
·
百
·
家
·
言

红楼男性

杜贵晨 主编
任明华 编著

◆ 二百年红学专家共时空对话 ◆ 数十位红楼人物历时性





红楼人物百家言

红楼男性



杜贵晨 主编
任明华 编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男性/任明华编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6
(红楼人物百家言/杜贵晨主编)
ISBN 7-101-04856-0

I. 红… II. 任… III. 红楼梦-人物形象-文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8238 号

-
- | | |
|-------|--|
| 书 名 | 红楼男性 |
| 丛 书 名 | 红楼人物百家言 |
| 编 著 者 | 任明华 |
| 主 编 | 杜贵晨 |
| 责任编辑 | 樊玉兰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0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640×960 毫米 1/16
印张 23½ 字数 326 千字 |
| 印 数 | 1-5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101-04856-0/I·663 |
| 定 价 | 38.00 元 |
-

总 序

“文学是人学”，“红学”当然也是“人学”。尽管“人学”并不等于“人物学”，但是，既然文学以人为出发点、中心与归宿，那么可以说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永远是“人学”最具本质意义的符号。所以，《红楼梦》“问世传奇”二百多年来，作为清代“开谈”必说的名著，近世古典文学研究最大的“热点”，“红学”研究者和《红楼梦》阅读者所关注的中心，一定并且从来就是它的人物。夸张一点说，大观园内外的男男女女，哪一个不曾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触，引发萦绕不去的思考！更不用说那宝（玉）、（宝）钗、黛（玉）、（熙）凤、湘（云）、晴（雯）、袭（人）等脍炙人口的典型，曾经令多少人为之“枉自嗟呀”，或“空劳牵挂”，又或者激起“几挥老拳”的论争，“疑义相与析”的共赏！《红楼》人物之美的诱惑，除了留下乐钧《耳食录》所载痴女子“以读《红楼梦》而死”之类哀感顽艳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在“红学”中形成了一门以《红楼》人物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红楼》人物学。二百多年来，其为者之众，论议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无疑为“红学”之最！

因此，在“文学是人学”的意义上，《红楼》人物学是“红学”的生命与核心。事实上二百余年来，从脂砚斋、索隐派到旧、新“红学”，以至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红学”，无不有意无意围绕《红楼》人物而展开和深入。那些层出不穷之妙言高论、真知灼见就不必说了；即使古今被视为异端邪说、奇谈怪论之言，其始倡又何尝不是“智者千虑”？从“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接受可能来看，它们岂不同样是《红楼》人物学史上一个有机的成分？从广阔的文化视野看，又何尝

不是传统文化的一种积淀！——因为那至少表示了持论者与我等一样有爱《红》之心，并同样积极参与了“红学”的研究，只是所见不同，所感受不同罢了！

因此，时至今日，——其实也包括将来，——每一个想走近或走进“红学”的人，都会向往或者还应该了解、研究“红学”史上这些有关人物的讨论，考量那些是是非非、林林总总的想法、念头或认识，以之比照自己那些挥之不去的感触与思考，或有“实获我心”的共鸣，或有闻所未闻的惊喜！而对于初入“红学”之门者来说，非如此不能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站在前人的肩上，穷千里之目，望得更远。然而，二百余年“红学”如潮，大略一浪高过一浪，《红楼》人物学的大著宏文，短记零篇，妙语名言，又何其多也！初接触者难免望洋兴叹，而研究者欲“竭池而渔”，也恐怕是“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套关于古今《红楼》人物论撷英的资料汇编，应该是一个方便！

因此，当顾青先生把汇编这一专题资料的想法告诉本人以后，“红楼人物百家言”丛书的编纂计划就开始酝酿。继而有任明华、周远斌、常金莲、何红梅、李正学诸君的先后加入，这项工作就正式开展起来了。光阴荏苒，弹指已接近两年，至今各卷完成，回味其间甘苦，虽不能与自立一说或独抒性灵的创作相提并论，然而，“追踪蹊迹”，把二百余年来中外作者《红楼》人物论的精要节选分类汇为一编，既提供读者的方便，又略有补于为《红楼》人物学家“昭传”，也是一项辛苦而有意义的工作。但也因此使我们感到压力。无论对于堪称博大精深《红楼》人物学，还是这并无多少前人经验可以借鉴的具体操作，我们始终抱以学习和探索的态度。

据朱一玄先生《红楼梦人物谱》（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载，按庚辰本和程乙本两种版本分别统计，“庚辰本列男 306 人，女 296 人，共计 602 人；程乙本列

男 368 人,女 302 人,共计 670 人”。从这些数字上看,《红楼梦》中两性在数量上差不多就平等了。但是,《红楼梦》为“闺阁昭传”,遂使书中钗、黛等主要女性形象拥“诸艳之冠(贯)”宝玉并立于描写的中心,所以《红楼》人物研究的天平实际上不可能不向女性倾斜。以单人论,“红学”论著中除有关贾宝玉者最多之外,至少有关钗、黛、凤等研究论著的数量,各都能抵得上其他所有男性人物研究的总和;即使晴雯、袭人、贾母等形象的研究论著数量各自远不如钗、黛等,也都大过于书中宝玉之外的任何男性。因此,本丛书的设计,有关《红楼梦》男性人物研究的,只单立《贾宝玉》卷,另立《红楼男性》;而有关女性人物研究的,则在《林黛玉》卷、《薛宝钗》卷、《王熙凤》卷之外,另立《红楼女性》(上、下册),共 6 种 7 册。我们希望借此把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一切有关《红楼》人物的重要论述、说法,无论是非曲直、嬉笑怒骂,只要是形诸文字而自成一说的,都尽可能选录进来,并在各卷之末附录有关论著的目录和评论家索引。这是一套脂砚斋以来世代“红学”家们论说《红楼》人物的名语集,一部今人赏鉴、研究《红楼》人物入门书。其用在“乘一总万”,使《红楼》人物学史上百家之说打破时代、书刊、收藏者等时空的分隔,在最精要之点上成零距离接近,给向往或走进“红学”的人们信手拈来,按图索骥,事半功倍的方便。为此,我们最初确定了一些有关本书编纂的基本想法:

一是《红楼》人物论虽历时二百余年,后先相继,言人人殊,但从后世包括今天通观而言,不啻是一次共时空的会话,只有与众不同才可能有历史和学术的价值。所以,我们选录的标准,不管是什么人,只看其议论谈说是否具有个性和特色。凡自成一说者,即本着“存在即合理”的原则择要录入。但是,虽然“红学”天下滔滔,如此完全独创的内容仍然有限,从而向来《红楼》人物论,大量只是对

某一成说或补证、或引申、或修正、或批驳之辞,所谓有所发明,有所贡献者;而且不必讳言,还有许多有意无意重复他人,甚至完全没有内容的东西。为此,我们必须细心辨别哪些是空话、套话、无用的话,哪些才是前所未有、未至的观点、议论或提法,特别是哪些才是真正学术的增值,以披沙拣金,去粗存精,节录为本丛书的条文。

二是虽然通观而言可以视《红楼》人物论为共时空的会话,但在事实上,每一具体问题的讨论,每一说的提出、发展、修正或被否定、替代等,都有自己的历史。因此,选编如何体现这一历史的过程,即准确判断和显示某说谁为首创,后续依次有哪些人对该说作了诸如补证、引申之类的工作,都是我们应该注意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的做法是在确定有关某一人物的某一类(分类问题详下)条文后,按条文所出自原作出版或发表时间的顺序编排,时间不详的则参考前人选录、引用的情况为之确定在排序中的位置,以期尽可能正确反映有关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

三是作为一次共时空的会话,历代《红楼》人物论当然不乏专为一人从一面说的,但更多情况下是把《红楼梦》中男男女女和一人的方方面面总说或联系、比较着说。选编中因为每卷只集中于一人,一人之下又再行分类,必须把原作总说或联系、比较着说的文字“拆”开来,分置于各卷(人)各类,就需要细心体会论著原作者之意,节取恰好是关于此人此一面的论述,同时还要尽量使各卷之间能有所照应,以便横向的通观。

四是本丛书选录资料的下限为2004年底,各卷之末都附录了此前有关人物研究论著的目录和评论家索引。研究论著目录所收录的范围,除该书引文的出处外,还包括相关的论文、专著及资料书。在编排上,以发表时间为序,每时间

段又按杂志论文、论著或资料书的相关章节、专著或资料书三种情况分别排列。这样虽然未能把有关《红楼》人物的论著都包括进来，但也大致接近于全备了。评论家索引收录该书引文之述者姓名，以原书（原文）作者或评论家署名立目，以姓氏字母为序，姓名后罗列其在书中出现的页码。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为方便现代读者，我们将引文中显明的错别字和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用字进行了改动，同时将引文中出现的《红楼梦》回目序数统一改为汉字数字。

我们在选编过程中努力贯彻这些想法，希望本丛书能提供关于《红楼梦》全部重要人物研究的基本内容与信息，各卷能显示有关某一或某类人物的各种成说与议论的要点及其变迁之迹，以帮助普通读者比较方便地知道《红楼》人物学史上有过哪些严重的分歧，精妙的见识，以及奇谈怪说；帮助初学者比较方便地了解《红楼》人物研究，进而把握整个“红学”文本考证与义理阐释发展的过程；至于说对专家也还会有些用处的话，则大概可以作《红楼》人物学史上“蓦然回首”的便览。

我们为本丛书设定的这一目标，使选编者虽然仍不免“剪刀加浆糊”的嫌疑，但实际上已变得不比普通的编著轻松多少。单是资料的搜求，编者除了分别在所住济南、上海、曲阜等地充分利用公、私藏书之外，还有几位不得不于去年冬天，冒了严寒，去北京各大图书馆借阅摘抄。而丛书体例的不断调整与确定，以及各卷的具体选编，也都曾颇费斟酌，几乎每一卷都数易其稿，以求更加准确和切于实用。尽管如此，本书仍会有不当之处，特别是难免遗珠之憾，只有敬请读者专家批评，以便将来有机会时加以补正。

本丛书编纂首先要感谢古今《红楼》人物学家，特别是人选本书的各位作

者。他(她)们辛勤的劳动,是我们工作的基础;其次要感谢北京、上海、济南、曲阜等地的公私藏书家为我们提供方便;最后却是最重要的,是要感谢顾青先生的选题策划和对我们的信任!感谢责任编辑樊玉兰女士的悉心指导和多所赐正!而与各位编者合作的愉快,在本人将会是一个美好的记忆!

杜贵晨

2005年5月27日序于泉城三易斋西窗

前 言

《红楼梦》为“闺阁昭传”，但也必不可免地写到男性，并且它的中心人物正是那位“衔玉而生”的公子，即石头——贾宝玉。所以，《红楼梦》中有关男性的描写也不容忽视。事实上两百余年来“红学”有关男性人物的论述已是大量而突出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今和后世《红楼梦》阅读研究基础的“一半”，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红学”有关男性人物的研究，除贾宝玉因“总一园之首(看)”，为“诸艳之冠(贯)”，研究论著独多，已在本丛书中单立汇为一卷，可以不论之外，其他男性人物形象也受到“红学”家这样那样的关注，受到各种各样的议论。这些议论与论述不仅是“红学”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往往有独立的认识与学术价值，因而丛书又设本卷以荟萃诸家之说。

《红楼梦》中的男性，虽然有作者借贾宝玉之口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臭浊逼人”，但在实际的描写中，“女儿”并不都令人“清爽”，“男人”也并不都是“臭浊逼人”。如柳湘莲、石呆子等都是作者同情或心仪的人物，焦大甚至是“贾府的屈原”，即使贾政、贾瑞、贾琏等等也不是一味“臭浊”的罢！这使得读者专家见仁见智，而本卷之选也得以百里挑一，琳琅满目，有丰富的内容。

本卷所选，循旧、新“红学”之迹，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索隐《红楼梦》中男性人物形象的姓名、字号的深意、原型和影射对象。作者曾自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出于时代的原因，对贾雨村、甄士隐等人物的命名确实别有深意。因此，脂砚斋以来的“红学”家们，从来就没停止过索隐和阐释。如曰“假话，妙！实非，妙！雨村者，村言粗语也。言以村粗之言，演出一段假话也”，或曰“贾雨村”即“假语存”、“假于村”、“假予村”、“假寓纯”，又或曰“贾假也，政正也，琰廉也，琮忠也，蓉容也，蕃祥也，芹勤也，以及敬也、赦也、珍也、瑞也，而皆贯以贾姓，令人失笑”等等，都是一时人的见解。

索隐派、考证派“红学”家都相信红楼人物有原型或有所影射，而各因阅历、知识等背景以及侧重点和解读方式的不同而自立一说，遂使某一人物的原型或影射对象言人人殊。如北静王的原型就有永瑆说、平郡王福彭说、胤祥及弘晓父子两代怡亲王说、怡亲王允祥（即胤祥）说、恒王说、曹子建说、允禧与永瑆的综合说等7种说法；贾赦的影射对象就有“睿王”说、“多尔衮”说、康熙帝说和“郑王与睿王”说等。甚至于同一历史人物在“红学”中可能成为不同男性的原型或影射对象。如贾赦的原型有曹颀说、曹寅说，而贾政的原型也有曹颀说、曹寅说。这些说法或系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之谈，却不仅自古有之，而且至今还不断地产生出来，不容不予以特别的注意。

二、评价《红楼梦》男性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思想性格永远是小说人物形象研究的核心。旧红学的评点和杂论，虽然三言两语，不成系统，却因来自反复的阅读体验，往往能够抓住人物最主要的特征，切中肯綮。如二知道人评贾政云：“贾政性本愚暗，乏治繁理剧之才，身为郎官，不过因人成事耳。即自公退食，亦不善理家人生产，食指日众，外强中干，阿家翁痴聋而已。”王希廉评贾政曰：

“贾政不肯使家人银钱，固是仁厚。但明知家业凋残，既不能选人清查，又不能亲自料理，真是毫无主意人。”他如“迂疏肤阔”、“侯门一腐儒”、“纯乎书腐气”、“庸人也”等等，无不击中要害。

新红学成立以来，人们开始参用西方文艺理论来分析人物性格。尤其是建国以后，大陆红学界纷纷利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剖析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人物形象的分析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如学术界把贾政贴上“反面人物”的标签，称他是“维护封建统治势力的反面人物”、“一个思想僵滞、感情枯竭的人”、“死心塌地维护封建制度”等，虽多有偏颇，却不容过于偏废。但“文革”期间的“红学”，却不仅把《红楼梦》中的“男人”政治化，而且有许多是妖魔化了。如以贾政为“一个顽固的封建主义的卫道士”、“贾府里的孔‘圣人’”、“封建末世的孔老二”、“一个不学无术的大草包”、“贾府的孔家店头目”、“克己复礼的顽固分子”，以孙绍祖为“骗子”、“中山狼”并与“批林（彪）”联系起来等等，就不仅明显受到政治的干扰，而且到了信口开河的地步，几无任何学术的价值。但为了尊重历史，本卷仍择其一二存之。

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红学”也得以拨乱反正，《红楼梦》中男性形象被更多“红学家”作为活生生的人加以审视，注重剖析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矛盾冲突、分化和变化等。如论贾政的性格既冲突又统一，充满侍亲与孝子、爱家与报国、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论贾雨村是人不是魔，“具备狮子、狐狸和男子汉这三种品格”，是“一个有识有才而无行的人”、“一个雄壮的奸佞”、“儒雅的名利之徒”、“潇洒的奸诈小人”、“富有才干的投机商”、“性格复杂的典型人物”，指出其前期“应算是一个正人君子”，后期演变为“丑恶封建官僚”。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得以丰富，也更逼近原著和生活。显然，对红楼人物思想性格的认识，经历

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元的过程。

三、研究男性人物形象在《红楼梦》叙事、主题、结构等方面的作用。这些方面始终受到学者的重视。如脂砚斋认为作者借一僧一道“点明迷情幻海中有数之人也”，孙逊和詹丹先生则以为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这两个形象“展现了一种人生的基本态度，一种‘空’的观念”；王希廉认为写甄士隐是“借以叙述盛衰，警醒痴迷”，赵冈等则认为他是“整个故事的见证人”、“人物命运的预言者”、“作品中的代言人”等；王晓家等提出塑造秦钟是“正衬贾宝玉的叛逆性格”，“有利于宝玉性格的塑造”，“借秦钟之名，写贾宝玉之实”等。无疑，这些论述对认识《红楼梦》的叙事和结构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四、有关《红楼梦》男性人物形象文化意蕴的探讨。新时期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更多的研究者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挖掘红楼男人的丰富意蕴，赋予他们以崭新的意义。如关四平、陈默等先生将柳湘莲的人生悲剧置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清代文化的纵横交错点上，从曹雪芹的文化心态入手探索，诠释其中所寓含的两重文化意蕴：一是“呼唤豪侠精神，以侠气涤荡末世之邪恶，洗刷儒生之酸腐，补偿文人之心理”，二是“昭示人生归宿，以空门宣泄绝望之心态，皈依庄禅之境界，追求身心之自由”；陈洪先生认为一僧一道“成了人生、社会的批判者，成了全书某种批判精神的人格化体现”；林方直先生认为茗烟具有深层的生殖文化内涵，“许多并不是他本人所做所说所想的東西，而是作者在全书中安排的符号活动显示的”等等，都颇具启发的意义。

《红楼梦》男性人物形象研究是“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促进、丰富着“红学”研究的发展。本卷遵循丛书总体要求，共选录有关 47 位红楼男性人物的评论文字，除 41 人单列之外，另 6 人列入“其他人物”；选录文字的先后之序，以

人物属帝王臣民,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尊卑长幼主仆等为序,最后列僧、道,并适当考虑与贾宝玉的亲疏关系。有关人物凡选录两条以上者即单列;每一人物相关条文的分类,从实际出发,灵活处理,凡重要之点都尽量单列出来,只求尽量贴近选录内容,不搞一刀切;仅选录一条的列为“其他人物”,置于本书正文的最后。选录中原文中的注释一律改为加括号说明。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本卷的选录肯定会有遗珠或偏宕之憾,排序、分类和类序也或有不当,以及其他方面的不足,都一并盼读者不吝赐正。

编者

2005年5月15日于曲阜师大



前言	1
北静王	1
贾代化	7
贾代善	8
贾代儒	10
贾敬	12
贾赦	18
贾政	34
贾珍	81
贾琏	90
贾珠	93
贾母	105

甄士隐	204
贾雨村	166
林如海	163
薛蝌	162
薛蟠	145
贾蔷	143
贾芸	137
贾兰	126
贾蓉	120
贾瑞	114
贾环	106



甄宝玉	216
秦业	227
秦钟	230
孙绍祖	239
卜世仁	242
柳湘莲	245
倪二	267
蒋玉函	273
板儿	276
石呆子	277
焦大	280



茗烟	299
包勇	304
潘又安	308
冷子兴	310
空空道人	312
一僧一道	315
张道士	320
王一贴	322
其他人物	323
研究论著目录	326
评论家索引	347
编后说明	352

北静王

关于北静王的研究,旧红学主要是零散的评点、咏诗和繁琐的索隐,新红学以来产生了十多篇专论(包括著作中的章节),但其研究方法和内容主要还停留在索隐和影射上,有关北静王的文学形象和思想性格分析,依然鲜见。这些论著的着眼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贾宝玉的关系,一是原型和影射。

宝玉知己

在泥作的红楼男人中,无论容貌丰姿还是天资禀赋,只有北静王堪与贾宝玉比肩。难怪读者纷纷称北静王“一见宝玉即深情”,“宝玉第一知己”,另一个“宝玉”等等。读者有意彰显二人的相似之处与知己之情,正表明贾宝玉在尘世并非孤立。

“有天际真人之概”(涂瀛)——“一见宝玉即深情”(青山山农)——“宝玉第一知己”(姜祺、兰卿)——即另一个“宝玉”(梁归智)——宝玉的精神领袖(温宝麟)。

◇ “有天际真人之概”(涂瀛)

北静王表表高标,有天际真人之概,嫦娥思嫁之矣,何论乎谈文章说经济者也,而林黛玉直以臭男人蓄之。嗟乎,王也而乃臭乎哉!是天下更无不臭者